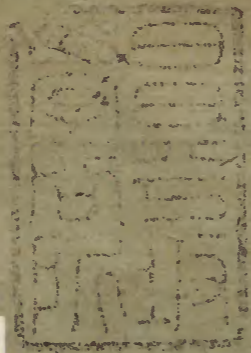


四十四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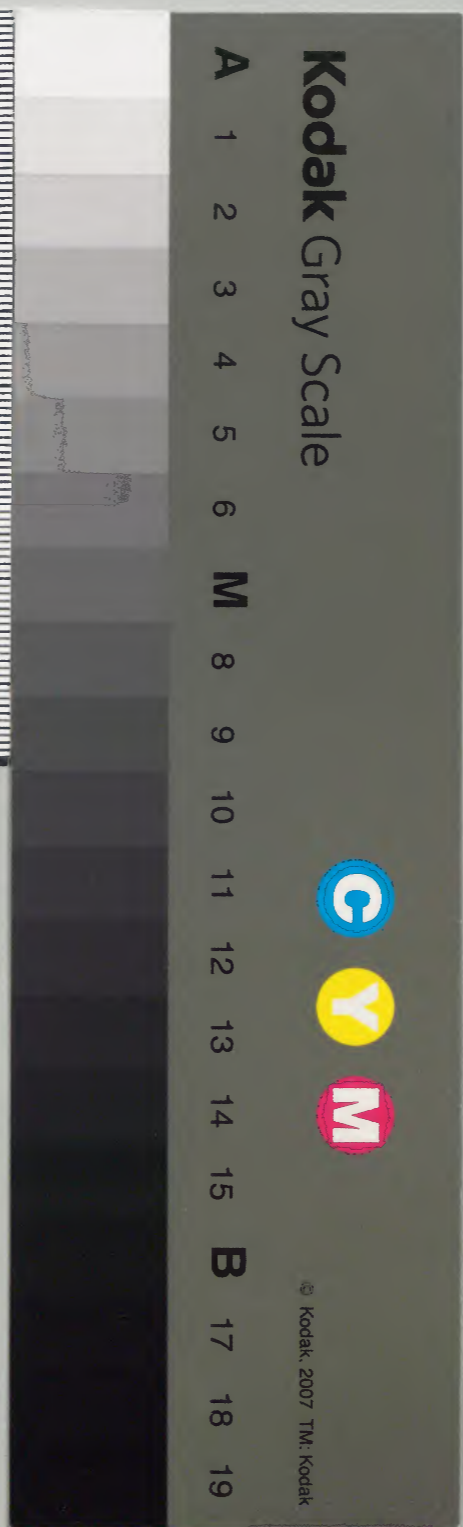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三	〇	
	一	三	六	八	
二	一	六	八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〇	八	漢
〇	函	二	書
九	四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8	
冊數	24	(14)	
函號	290	88	

十四





史記鈔卷之四十四

文庫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

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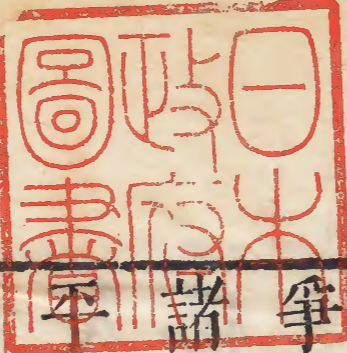
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

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甃者音盤也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

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

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賚士而賤



一病夫而大開  
得口其人固不  
識毛薛在城中  
而不識璧者在  
里巷而不識李  
同在傳舍而不  
識毛遂在食客  
而不識平原君  
信徒豪舉耳  
文庫

史記鈔卷四十四 平原君



言曲而肯  
極高也

有風神  
平原君好士可  
記者衆獨舉斬  
美人一節此割  
要領法

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

文以簡爲工常  
也此則不然  
意衆宛然固自  
不歌 文潔

太史公摹寫好  
士于孟嘗則曰  
下坐于平原則  
曰無以滿二十  
人

趙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



一說客亦自善  
藏應德

登用四先生字  
與檀弓沐浴佩  
玉句法同用條

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

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



論不甚奇只是  
氣壯楚王遂為  
所奪 文繁

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自起小豎子耳。率數萬  
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  
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  
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  
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  
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  
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  
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

錄錄隨漢貌

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  
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  
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呂為不失  
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  
趙。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  
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  
既返趙。趙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  
奪雷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  
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

平原君返趙至  
絀公孫龍可刪  
克之



剗削也

李同之謀若此  
乃不在食客中  
然則平原所失  
獨毛遂耶

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  
不憂乎李周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  
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  
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剗木為矛矢而  
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  
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  
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  
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歿之士三  
千人李周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

此至字正應上  
皆未至字是針  
線處以棟

先兩喚兩番一  
應次一喚一應  
後斷兩句銜之  
甚頓挫有勢快  
然暢然文潔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周戰歿  
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  
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  
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  
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  
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  
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  
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  
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



死傳

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亾。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躑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亾一都尉。趙王召樓昌。

此傳全襲國策而前後布置少異以疎虞卿可見者只合從是齊以擴秦一事

此段言不啻媾秦

背秦所以得秦

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歾。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

列傳

卷四十四 虞卿

六



縱橫之談 抄書  
於此 應也

此段論鄭朱  
得秦不成  
至秦所以失秦

死傳

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賢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

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

小傳

卷四十四 虞卿

七



解其負擔而執  
自攻之

此段因趙亦  
以韓魏秦之  
不可

絕無視語但說  
意而宛轉生情  
不窮勢極圖健  
韓非諸難如此  
文繁

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  
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  
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  
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  
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  
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  
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  
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

論術之害如此  
明切而其主愚  
而不悟何也  
用均

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  
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  
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  
弗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  
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  
敝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  
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  
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



死傳

私言私心也

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歿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歿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妒妻。故其言一

李康子從祖母

傅姆之類

此段因樓緩以辨媾秦之不可

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昏，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

列傳

卷四十四

虞卿

九



死作

弊瓜分之。趙且亾。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

至此說出齊未

轉折處愈見其勁文索

應前制構者在秦今若此則構在于趙矣克之

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

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亾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

突然插入魏齊一段覺無根據先之

川專

卷四十四

虞卿

十



死傳

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君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君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歿。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魏齊歿後五年  
秦始破長平審  
爾卿何得復與  
構秦之計耶  
史記

言在濁世為佳  
公子清世則否  
矣褒貶在外  
用脩

非窮愁不能著  
書太史公亦因  
以自見 以棟  
宋振起有力

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亾。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見曰趙傳

史記

卷四十四

虞卿

十一



三君皆以封邑  
系此獨曰公子  
者蓋專之以國  
係也

三公之好士也  
以自張也信陵  
之好士也以存  
魏也烏乎同  
元美

史記鈔卷之四十五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  
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信陵君是太史公曾中得意  
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

魏公子無忠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  
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  
雎亾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  
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  
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



公子為人一段  
是一篇之綱領  
而賢多客又此  
段之綱領故傳  
中賢字凡三見  
客字凡廿四見  
以棟

太史公品信陵  
君善士處  
余觀四公子中  
獨信陵能得士  
惜其不得于魏  
王而竟以酒亡  
也 克之

叙侯生事纒  
如貫珠 應隱  
叙公子禮侯生  
及奪晉鄙兵救  
趙事極有筆力  
用脩  
令人能盡否  
上坐已足渡出  
不讓字費更振  
起有力 文潔

俾倪不正視  
也  
篇中多用公子  
字亦是詞法  
文潔

列傳

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  
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  
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  
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  
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  
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  
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

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  
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  
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  
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  
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  
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  
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

列傳

卷四十五

信陵君

二



死傳

贊猶告也

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

結案

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

列傳

卷四十五

信陵君

三



死傳

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

侯生之策善矣  
其氣概不如毛遂克之

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

吾聞靜語

富于心也

川傳

卷四十五

信陵君

四



死傳

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

嗙嗙即嗙嗙也  
院狀其勇氣也  
用均

侯生存趙之計  
亦奇矣。顧以老  
不能從而請自  
到以送公子不  
亦過哉。以棟

公子曰。晉鄙大嘆嗙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

列傳

卷四十五

信陵君

五



國語叙魏王伐  
吳所以遺恤軍  
士者亦此意但  
彼用數十百言  
此唯三句盡之  
而遺勁不遺所  
以難也 用增  
太史公詳處在  
信陵所以得士  
略處在秦兵所  
以部  
寫事情不遺微  
細而大特簡峻  
所以佳 文潔

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  
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  
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  
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  
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  
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  
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  
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  
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

數語從上起下

不可忘者以德  
報德也不可  
忘者庶幾乎無  
施勞矣四豪之  
客若唐睢者其  
言之近理者歟  
季默

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  
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  
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  
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  
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  
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  
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  
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  
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



使趙王不忍言  
獻城此公子賢  
處用階

本領

鼻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  
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  
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  
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  
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  
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  
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  
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

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  
求士也無患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  
不得見以無患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  
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  
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  
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  
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  
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  
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必賓

有洗髮

列傳

卷四十五

信陵君

七



使平原君素禮  
此二人則即卿  
之厄必有上計  
乃魏公子獨知  
之  
免寧

信陵君諫書詳  
魏世家

各進兵書而  
穩名于公子  
故世稱魏公  
子兵法

死傳

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

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亾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

川傳

卷四十五

信陵君

八



列傳

以魏公係本傳  
見公子繫魏之  
存亡 應德

諸公子中蓋有  
取於信陵也

冷語有情 系

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  
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  
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  
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  
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  
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  
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  
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列傳

卷四十五

信陵君

九



列傳

史記鈔卷之四十六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

此傳前叙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叙春申君以奸謀盜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嘆模寫情事春申君殆西截人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以棟

列傳

卷四十六

春申君



說秦昭王遣太子歸是春申美

開口道破主意所謂急辭不得緩與逐客書同

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是此曰莊王誤也 丙抄要當作腰字解

秦接于齊則天下橫分為兩 文潔

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歿於秦項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

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音中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



雖為楚說秦亦  
是確論

沒利者為利所  
沒溺易患者易  
視後日之患不  
預防也 用均

三江稱三浦亦  
奇惜無括出者  
用脩

引二國以過信  
得取正見韓魏  
不可信而又不

明指信字故讀  
者未易詳耳

用均  
趨、來往貌  
獲得也

重世猶再世  
也

慨切激蕩詞旨  
悲婉不容聽者  
不入也 用均

死作

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  
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  
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  
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  
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  
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  
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  
鑿臺之下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

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趨趨龜兔遇  
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  
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  
不可失臣恐韓魏早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  
謂秦  
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  
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  
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  
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

列傳

卷四十六

春申君

三



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  
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亾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  
故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  
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  
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  
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  
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  
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

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  
留。方與鈕。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  
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  
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  
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  
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  
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  
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



西海至東海  
皆秦地言橫  
度國中東兩  
也  
燕趙無齊楚二  
句謂四國不得  
相救也 丙仲

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  
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  
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  
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  
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  
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  
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  
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

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  
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  
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  
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  
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  
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  
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  
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  
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



列傳

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亾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

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

即前十五年内  
事

列傳

卷四十六

春申君

六



列傳

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璚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

歌澤列四君獨  
藉珠履三千一  
節耳 瑞先

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亾。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

列傳

卷四十六

春申君

七



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賢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

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賢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賢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賢李園。園用事。李園

諺曰。利令人智。此與呂不韋事絕相類。故情中並及之。克之。



死傳

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謂死生無常。謂喜怒不期。謂吉凶勿忽。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

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亾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

李園奸謀竟以制春申之命可謂其人弱哉  
允寧

史記

卷四十六

春申君

九



一時事偶相同  
故嘆息及之  
用均

說秦昭王不伐  
楚而出身脫楚  
太子于秦可謂  
智能之士矣一  
策不謹而卒成  
於李園之手與  
嫪毐同惜夫有  
朱英之謀而不  
能用何必珠履  
其客為也 東卷

詞辱也

史記之范蔡傳  
即莊子之秋水  
篇闊深奧衍壯  
嚴奇博如人觀  
帝臺天闕層宮  
屬觀規模宏遠  
恍然失矣不讀  
此者不知文章  
之大也 用均  
中間議論闊肆  
叙事精核從處  
不覺薄簡處不  
覺味 文繁

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  
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  
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  
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大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  
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史記鈔卷之四十七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  
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寫睢恩怨烟波千里寫澤一言而奪相處如轉丸  
於掌上矣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  
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  
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  
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  
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



漢賈魏齊鄭安  
手王稽穰侯展  
轉相入情節甚  
多而貫串絕無  
痕迹且一一詳  
至語常若有餘  
大是妙手 文索

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  
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  
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  
睢故倖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  
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簣中死  
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  
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亾伏匿更名姓曰  
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  
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

魏郊德有三  
亭蓋祖饒已  
畢無人之處  
也

此穰侯未得恰  
好不然不熱鬧  
文索

不難于後下車  
而難於初不下  
車再固已在睢  
範圍中 文索

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  
其人有讎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  
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  
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  
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  
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  
中有項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  
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



穰侯禍胎從此  
范雎乘間亦從  
此

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日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歿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

將叙范雎上書  
先提時事與用  
事之人下文方  
有頭緒，此是文  
字一稅軸。李默

如此事勢亦既  
無間可窺，只廣  
陶封一隙，雖遂  
乘入之。文繁

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



腰斬者為楛  
質

割榮即上楹  
厚謂擅權也

唯此書淺言之  
則不足以感王  
深言之則立僂  
事故其心最苦  
用均

概作闕謂闕  
涉于王心也  
亡猶輕蔑也

亡字轉語猶言  
無乃也註非是  
丙川  
永巷宮中獄  
也

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  
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楛質。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  
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  
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  
和朴。此四寶者。士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  
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  
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

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  
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  
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亾其言臣者賤  
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  
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  
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  
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  
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



必如此言方深  
三恐請而不言  
以嘗試其意耳

此處欲言不言  
最妙然非善形  
容不能見其次  
序用均

臣非有畏一句  
為下文悲憂耻  
之綱用脩

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  
人旦暮自請木。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  
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  
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  
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  
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

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  
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  
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  
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  
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  
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  
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

川傳

卷四十七

范雎

五



轉下極矯健有  
勢連喚連應又  
或以應為喚相  
生不斯鋒如太  
阿之出匣而勢  
如豁子之引弓  
文潔  
范睢欲言不言  
且能昭王之情  
於以深入而固  
要之可謂破天  
關手而太史公  
與戰國策儘能  
模寫

提一箇臣何患  
一箇臣何憂一  
箇臣何耻而未  
係以臣之所恐  
云云昭王焉得  
不感哉

末句振起有勢  
文潔

以爲臣患。亾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  
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歿。三王之仁  
焉而歿。五伯之賢焉而歿。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歿。  
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歿。歿者人之所  
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  
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  
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  
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  
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

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  
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  
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  
恐臣歿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歿。因以是杜  
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  
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  
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  
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歿亾之患。臣不敢畏也。臣  
歿而秦治。是臣歿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

列傳 卷四十七 范睢 六



恩猶汨亂之意

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庙，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陝，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

韓盧天下之壯犬也

有洗費  
到此不言內又  
只先言外，雖所  
以深交其君而  
復能逐穰侯輩  
三人也

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



死傳

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潛王南攻趙，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趙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

文子謂曰文  
孟嘗去齊在齊  
未破之前此文  
子成非孟嘗也  
丙仲  
秦之霸業定於  
此遠交近攻之  
一言

附簡言和好  
之也

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

始而親韓魏者  
陽子之以為  
屬楚趙之地因  
以招齊也。楚趙  
齊既已內附則  
兵入韓魏而彼  
三國者不我衡  
也。此亦破從之  
術也。未幾而拔  
魏收歸蓋未嘗  
及親之也。已

史記

卷四十七

范雎

八



此始言內事見  
秦王益親信故

根溪而後動  
文恪

死傳  
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  
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  
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  
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  
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  
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  
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  
夫韓見必亾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  
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

危言以動之  
母子之間人所  
難言者唯意以  
不廢太后無以  
逐穰侯不逐穰  
侯無以得相位  
矣暇計其他哉  
季默

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  
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大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  
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  
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  
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  
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  
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  
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  
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



弊御新制也

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管自奇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歿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歿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亾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

到此後危言

以前總只是模  
寫睢之羈旅入  
秦而說四貴之  
權以凌說模寫  
睢之報漫魏齊  
本末  
如手指語

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張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歿久矣魏聞秦且



豈有秦用客卿  
數年且以為相  
而魏不知者耶  
范睢欲賣賈意  
者賈亦疑之故  
以綈袍示恩反  
為賈賣亦不可  
知也用均

綈厚繒也今  
之籠袍

此處賈疑睢已  
說用故以假大  
車駟馬試之耳  
用均

總只范睢變姓  
名一句插寫千  
情萬狀令人哭  
不得笑不得亦  
畧處反詳之意

死傳

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  
間步之。邸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如畫如畫。范叔固無恙  
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  
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亾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  
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  
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青布一綈袍以  
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  
秦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  
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

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  
馬病。車折軸。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願為  
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  
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  
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  
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  
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  
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

列傳

卷四十七

范睢

十一



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

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



及傳

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賚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

昭王後索

專要模寫睚之辱于魏齊顯于秦因以報復于魏故于恩德處儘力嫻嫻

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



以言富貴而  
結交情深者  
為有貧賤之  
時不可忘之  
也

平原固不出魏  
齊此所以得士  
也

虞卿奔相印而  
與魏齊亡謬矣

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  
君曰賢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  
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  
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  
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  
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奉成王乃發卒圍平  
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  
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  
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

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  
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  
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  
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  
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  
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  
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  
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

重語法



范睢大罪太史  
更不放過

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

睢辱于魏齊賴  
王鄭兩人竊載  
入秦離人母子  
兄弟舅甥之親  
而居相位以快  
已恩讎蓋亦勞  
矣然率以任兩  
人敗事夫爵祿  
非酬恩之具也  
顧材所堪况竊  
之君以私兩恩  
耶 東叢

如此結束如此  
過脉騎龍手也

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死傳

蒸後未結果  
已預定于此  
持梁謂作梁  
米飯而持其  
器以食也刺  
齒肥當為齧  
肥謂食肥肉  
也

款是者謂之  
鬲禹曲脚

到底只是止免  
禍一意要看看其  
入語次第 文緊

惟直荅然字最  
妙詞少緩氣少  
歎即挫矣 用均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  
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  
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  
曰先生曷臯巨肩黉顏蹙蹙膝攣吾聞聖人不相  
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  
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  
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  
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

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

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  
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  
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  
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  
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  
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  
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  
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

川傳

卷四十七

蔡澤

十六



此句是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季鼎開口道破以下却又放寬去文繁

論辭未甚工然於粗莽處却是神未文繁

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

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秦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



前三比稍真實  
得此則健語承  
之風度便味  
文索

死傳  
主雖絕亾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賢富而不驕  
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  
以義歿難視歿如歸生而辱不如歿而榮。士固有  
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歿無所恨何為不可  
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  
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  
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  
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  
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

一意翻作三層  
有味有態  
文索

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  
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歿乎。夫  
待歿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  
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  
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歿者其次也。  
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  
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  
功則可願矣。閉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  
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閑夫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奉公楚悼王。主親忠臣，不過秦奉公楚悼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

之親忠臣，不怠舊故，不若秦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賚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賚，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

陵然直指若刺  
刃銛鋒得數即  
入安得不迎刃  
而解乎 丙仲

以前文相洗裝



得此作波瀾便  
濃有味 文潔

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三子之功前應  
侯已道矣此復  
一、詳述若涉  
重複然游士詞  
鋒正在此要見  
當時面語氣象  
文潔

忽出白起蓋諷  
其隱 文潔

夫商君為秦。奉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



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  
 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  
增一白起  
 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  
 賜劍歿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  
 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  
 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  
 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  
 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  
 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

稽之危。以亾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  
 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  
 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  
 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  
 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  
 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  
 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  
 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  
 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



深意雖在代相  
然其為唯謀固  
善文累

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  
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  
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  
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  
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  
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  
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  
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  
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

蔡澤雖以辨智  
奪范雎之位然  
竟免雎於難其  
有益於雎亦大  
矣

蔡澤傳不評它  
事業只了范雎  
案

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  
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  
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敬  
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  
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  
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  
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  
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  
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



孫侯傾於范睢  
范睢奪于蔡澤  
智巧相危而不  
相悟猶謂之智  
士乎 尤亭

范睢以亡因而  
欲問骨肉蔡澤  
以羈旅欲代相  
行而無媒犯天  
下之罪至難其  
勢非危言則不  
能以驚動故澤  
之宣言困睢者  
即睢之謬言無  
王也皆危而激  
之辭 用均

及傳

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  
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  
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  
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大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  
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  
晉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  
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  
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

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戰國之士世嘗少之然傲儻豪傑亦有不可及  
者范睢脫或凶而取相其息讎快意氣焰灼然  
及澤一說即讓位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籍  
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卓乎  
不可及也 用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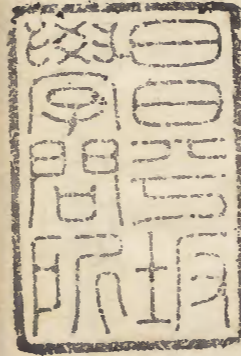
史記

卷四十七

蔡澤

二十三





夕  
何

文化  
己巳



